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變色龍
<p>「山川壯麗，物產……」國旗歌在小小的校園裡迴盪，卡其色的制服就像浪潮一樣，壓在每個學生身上，六月中旬的太陽是最毒辣的，汗漬與佈網般灑下的陽光重疊。帽子下黑黝黝的臉龐，也不知道是曬來的，還是上頭黏著泥巴。</p> <p>烏塗村裡唯一的國小正舉行著降旗典禮，司令台旁的椰子樹晃啊晃，如學生們心繫放學那蠢蠢欲動的心。在懶洋洋的歌聲堆裡，個頭最小的女孩不自覺踮了踮腳。</p> <p>阿梅肖想當旗手很久了，她覺得那看起來實在是太風光了，能受所有人的注目禮，莊重地戴著白手套緩緩升旗、降旗，無奈身高太矮，老師不願錄取她。</p> <p>「接下來要畢業了，再等就沒有機會了」阿梅心想，所以她這學期和阿春爭取了打掃升旗台的工作，並經過一個星期的觀察，嘗試模仿繩子如何運作，就待放學後執行。</p> <p>阿春皺著眉頭，看了看阿梅手中的紫色抹布說：「阿梅，這樣真的好嗎？」「不用擔心啦！」阿梅笑嘻嘻地回答。把抹布綁上粗麻繩，拉了一下又一下，直到抹布升上了旗桿的最頂端。「阿春，你快看！」阿梅興奮地指著，阿春也綻開笑顏大喊：「我們是升旗手了！」阿梅在原地又歡呼了幾下，說：「接下來是降旗典禮。」她小心翼翼地再拾起麻繩，高高地抬起頭，彷彿自己真實成為了典禮上的焦點，但不管如何拉扯，抹布和麻繩依然無動於衷，「阿梅，是不是卡住了？」愁緒又爬上了阿春的小臉，阿梅不停使勁地拉，一雙手磨到都破皮了，突然，她鬆了手，正當阿春困惑，她拉著阿春就往校門逃，邊跑邊低語：「不要管了，你不說，我不說，沒人知道是我們做的。」</p> <p>升降旗典禮停了整整一個禮拜，破爛的紫色抹布代替國旗在高處飄揚。</p> <p>校長動用了學校裡所有的梯子和最高的男老師仍然構不著，一整根旗桿只能拔除，重新工程。兇手很快就被指認出來，阿梅和阿春被叫到司令台上狠狠地罵了半個小時，阿春哭地滿臉淚痕，阿梅僅僅低著頭，她不後悔，反而竊喜自己辦到了，尤其是在抹布直上的那一刻，總覺得自己離那片藍天越來越近了。</p> <p>阿梅熄了熄菸頭，她不知道為什麼會夢到塵封許久的往事，她感覺那是非常久之前的事了，久到她會陷進去，以為不是自己的故事。裊裊輕飄的煙被悄悄從窗戶溜進來的光線曬地刺眼，接著阿梅又點了一根，直至耗了半包。</p> <p>她平常不抽菸的，但此刻她也找不到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能讓自己清醒點。</p> <p>日頭全起了，有些慵懶地掛著，阿梅昨晚沒上班，但由於平時是夜貓子，窗外自然的光線對她而言是最不自然的，她站起來開開小窗，將煙味稍稍散去，光和影探進了烏煙瘴氣的房間，她又坐回床沿。</p> <p>阿梅已經在臺中待了好幾年，一開始她並不習慣都市裡的一切，這裡沒有大樹，沒有金龜子，沒有溪流，只有一棟棟高聳入天際的高樓，和無盡的酒水交歡。她從酒吧端盤子的服務生爬到店長，陪笑對她而言已經沒什麼了，但多數時候，她不愛笑。「我快樂</p>	

嗎？」她時常這樣問自己，但很快地她就打消了念頭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領著還過得去的薪資，上班只要管管實習的服務生，幫熟識的客人打打折，這不就是她渴望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嗎？

也許是一個人久了，前陣子阿梅到寵物店想帶個伴回家，由於租屋處狹小，房東更是不歡迎租客養寵物，她便選了店裡體積最小的變色龍，店員囑咐她，變色龍喜歡在暗處待著，飼養籠裡要多放點假樹葉，好讓牠躲藏，牠們的習性是往高處爬，籠子不能太低矮，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水分和陽光才能存活，所以阿梅把變色龍養在套房裡唯一的小窗旁，夕照的時候，籠子會籠罩在整片陽光底下。剛開始，阿梅以為變色龍是隨著環境的色系變色，她把房間裡鮮豔的物品塞進籠子，各種顏色都放了一遍，然而，她的變色龍始終灰土土的，絲毫不改變，所以阿梅乾脆地將變色龍取名為「小黑」。小黑總窩在最深處的位置，如監視器般的雙眼不停轉動，牠兩邊的視線可以朝往不同方向，無止盡的觀察，隨時處於戒備狀態，對一切充滿警戒心，因此阿梅不輕易打擾習慣居於暗處的小黑，他們保持距離，卻相依為命。

直到有一天，阿梅心血來潮把小黑從籠子裡撈出來，放上她房間裡唯一的綠色植物，一棵綠葉豐滿的虎尾蘭。一開始，小黑紋絲不動，彷彿移動任何腳步都將踏入深淵，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阿梅屏住呼吸，不敢發出動靜。

小黑身上土黃色的斑紋逐漸變成了如血色般的紅，原本暗沈的底色，從深綠褪成了亮青色，牠仍然小心翼翼，卻能從微微加快的步伐發現，牠正在嘗試攀爬，爬到長得最高的那叢，那是與自然交合的澎湃，植物才有的濕度與氣味，壯大了小黑的膽量，接著牠沈穩地踏在葉沿，彷彿堅定了自己，這是天性，是本能，是牠需要的歸屬。

阿梅才發現，變色龍不隨環境變色，而是跟隨情緒。

那是個漫長的暑假，國小畢業典禮後，阿梅和阿春準備升上國中，雖然說是畢業，但要上國中的同學根本就是原班人馬，村子裡的孩子一起長大，從還穿著尿布時就在廟埕奔跑，白天有村頭的水溝可以玩青蛙，晚上則是抓不完的螢火蟲，那時候一舉頭就能看見滿天星空，毫不稀奇。

下過雨的午後，她們躺在休耕的農田上，雜草已經長滿了整片農地，就像草蓆那般。蟬鳴和鳥叫從未止歇，阿梅打了打哈欠，翻個身，看見了村裡那棵高昂的樟樹，頂端光禿禿的，但越接近地面的樹幹越是綠意盎然，底部甚至長滿嫩芽，形成既頹敗又鬱鬱蔥蔥的鮮明對比。

「阿春，我們去爬那棵好不好？」阿梅已經笑逐顏開，帶著狡猾地問，阿春順著阿梅指的方向看去，不安地回答：「不好吧……大人都說那棵樟樹被雷霹過，很脆弱，不可以爬。」「那是因為他們是大人啊！我們是小孩，那麼輕，樹枝才不會輕易就斷了！」語畢，阿梅拉起阿春就跑。

阿梅個子矮，身手卻比阿春矯健許多，眼看就快到樹頂了。阿春盡力跟在後頭，踩上的每一步都非常謹慎，她會多踏幾下，確認枝幹足夠堅韌，才敢邁出腳步。「阿梅你每次都不等我……」阿春嘟囔，大概是知道阿梅不會停下腳步，只好邊碎念邊跟著。

在「碰！」一聲之前，樹葉摩擦的聲音配合著沙沙的蟬叫聲，如此清亮，蓋過了枝幹

逐漸崩裂的哀叫，所以一切發生地迅速，阿梅回頭時，阿春的身影已然消失，而腳底下綠鐵皮屋的屋頂卻硬生生地破了一個幾近人形的大洞，「阿春！」阿梅不停吶喊，淚水已在眼中打轉，她趕緊一步步跳回地面。

生鏽的鐵門上了鎖，阿梅用兩隻手使力壓著門把，嘴裡還邊喊著「阿春」，卻沒得到回應，她心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「阿春！你等我一下，我找大人來開門！」

阿梅家隔壁雜貨店的老闆阿財伯趕到時，已是二十分鐘後的事了，平時這間小鐵皮屋充當他的儲藏室，裡頭堆滿木製的貨架和一些乾糧，「阿財伯，你快點！」阿梅焦急地說著，她身後圍滿了一群大人，包括阿春的阿嬤，他們聽得見如細絲般微弱的哭聲從屋裡傳來，而門敞開的那一刻，阿春瞬間哇哇大哭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及耳的短髮亂糟糟的，她癱坐在地上，手腳滿是爛泥巴。

不幸中的大幸是，鐵皮屋裡常年潮濕，阿春摔落的位置是泥地，鬆厚軟綿，只有手腳有些小擦傷，其他並無大礙。

但阿春整整一個月都拒絕搭理阿梅，無論阿梅如何示好，阿春都緊閉著嘴，連看阿梅一眼都不願意。

隨意套了件運動服，二十七歲的阿梅踏出了承租的套房，這是棟老舊的公寓，但緊鄰市中心，工作的酒吧也離地近，她搬來臺中後就一直住在這裡。臨走前，阿梅摸了摸房東在門口種的芒果樹，在她眼裡，這是棵營養不良的芒果樹，根本無法與村裡的相比，可是當房東沾沾自喜地把收成的青芒果分享給她，她止不住見證生命力的感動，一瞬間回到了烏塗村裡高壯的芒果樹下，而好似在這座城市裡，最懂她的只有那顆芒果。

「May，你確定嗎？」劉經理拿起阿梅輕放在辦公桌上的辭呈，阿梅低著頭，說：「經理，你不覺得我不屬於這裡嗎？」劉經理笑了一聲後回答：「你不過是接了一張客訴單，不至於要辭職吧？」阿梅繼續低著頭，她承認，那些在村子裡破碎而久遠的記憶時常浮現，尤其是在夏天，當又聞到臉上防曬乳的味道，她會在腦海中拼湊出徜徉在稻田裡的日子對比，草根的氣味彷彿逐漸濃烈，而她就快受不了這莫名的失落感了。見阿梅神色奇怪，劉經理輕咳了一聲，試探地說：「May，我可以讓你放長假，等你覺得你好了再回來吧！我年底打算在北部展一間店，你去幫我顧著。」阿梅終於抬起頭，看了看劉經理，聳聳肩說：「那我可能會放很久的假喔，我想回南投幫我哥跟我媽顧麵攤。」「好啦好啦，快去快回」劉經理揮了揮手，作勢趕走阿梅，「那這個給你。」阿梅將租屋處的鑰匙遞到劉經理手上，「幫我照顧小黑，他吃蟋蟀，要常常補水。」「啊？」不等反駁，阿梅快步走出了酒吧，留下滿臉錯愕的劉經理。阿梅走出門後想起同事們都驚訝她為何要養一隻吃昆蟲的動物，養一隻狗吃飼料不好嗎？甚至對她徒手抓蟋蟀嘖嘖稱奇，而她則反問同事，巷弄裡的野狗那麼多，為何還要再養？

「喂？哥，你在忙嗎？」「不算忙，怎麼了？」哥哥阿統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頭傳來，阿梅想家的念頭又強烈了幾分。「我想回烏塗看看，你知道車怎麼搭比較快嗎？」阿梅緩慢地敘述，「嗯？怎麼這麼突然？」阿統脫出口滿滿的疑問，他不理解連過年都推託不回家的妹妹為何會想回村子，「我跟公司請了長假要回南投，想說順道回去。」「喔，你

現在在哪裡？」「我已經在臺中車站了。」「你搭到林內再坐計程車就好了。」「好。」兩人一連串簡單的問與答後，進入了一段沈默。阿梅和哥哥這幾年通電話的次數一隻手數得出來，而且大多數是哥哥來臺中想請她吃飯，但她都婉拒了，他們兄妹的感情沒有不好，她想，興許是哥哥的個性太悶騷了，很難聊上幾句。「也好，你回去看看阿春也好」阿統喃喃地說，「先這樣，有客人來了。你如果到南投了再跟我說，我騎車去接你。」接著話筒裡便轉換成嘟嘟聲，阿梅愣了一下，「阿春，要找阿春嗎？」她心想。

許多年前阿梅曾經見過阿春一次，是在阿春的婚宴上，阿春和丈夫選了南投的一間小餐廳宴客，當天，阿梅穿了一襲墨綠色的洋裝，頂著精緻的妝容，踩著高跟鞋，顯得十分有女人味，與小時候的樣子大相徑庭。她猶記得，散場的時候要和新娘合照，阿春身穿嬌嫩的粉色禮服，挺著六個月的身孕，將她拉到角落，一手握著她的雙手，一手拍了拍她的手背，說：「阿梅，你現在這樣真好，你好美。」阿春的眼眶還泛著淚，似乎在那雙眸裡，有深到阿梅看不見，也永遠無法明白的事情。當時阿梅笑了笑回應，說她才羨慕阿春能成家立業，自己一直在流浪，接著相約要找時間去阿春和丈夫經營的草莓園聚會，但後來就沒有下落了，大概是因為兩個人的生活已如同平行線，難以交集。

阿梅讀懂了阿春說她這樣真好的那句話，但當初並沒有多想。阿春的父母和她的父母都在同一間工廠工作，是傳統產業，每天在生產線做一樣的手工，他們的家境相差不大，但阿春上有哥哥姊姊，下還有四個弟弟妹妹，比阿梅的手足多了兩倍，所以家裡有好處時，通常輪不到阿春，卻又要比其他兄弟姊妹幫忙更多家務，阿春的性格話少不抱怨，總是默默低著頭做事，而阿春國中之後的故事，阿梅就沒有參與了。

同一個暑假，烏塗村迎來了今年最大的颱風，並直直往烏塗村前進，與此同時，也是阿春不理會阿梅的第二個月第二天。

到了風雨最強盛的傍晚，阿梅的爸媽同騎一輛機車要從工廠回家，不想，一輛未開大燈的貨車橫衝直撞，朝阿梅的爸媽正面襲擊，颱風的哭嚎蓋過了兩車相撞的聲音，阿梅的媽媽勉強從傾倒的機車下爬出來，向附近的居民求助。

那一晚，阿梅和哥哥、弟弟沒等到爸爸媽媽回家，三人緊盯著封閉的家門，呼嘯聲與雷鳴不停拍響屋瓦，每一下都顫動了他們害怕的心。所幸，隔天一大早他們就接到了媽媽從醫院打來的電話，說爸爸的左腿骨折了，需要治療，要他們好好照顧自己。叔叔嬸嬸們聽聞消息，紛紛趕來安慰他們，頓時家裡充滿了人和一堆食物，卻絲毫沒有安撫到阿梅的心。又過了一天，這次傳來的卻是壞消息，阿梅的媽媽在電話那端哭訴，說醫生建議阿梅的爸爸要截肢，否則惡化後會感染全身。阿梅感覺天塌了下來，無助與不安瀰漫了整個空間，時間也凝滯了，她看了看哥哥，同樣眉頭緊鎖，「該怎麼辦？」阿梅的心裡迴盪著。

再次接到媽媽的電話是一個星期後的事，阿梅的爸爸堅決不願截肢，提出舉家搬到南投就醫的決定。

在烏塗的最後一天，阿梅邊收拾著行李，邊望著小窗外的大水溝，那是她從小玩到大的地方，她的思緒飄地漫無目的，在村裡的每一片竹林，在每一朵花，在四方，在雲裡。同時她也有點興奮，離開這住了十二年的家鄉，意味著從此生活會是另一番風景。

「阿梅……」阿春的聲音從紗窗外透進來，接著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其實早就氣消

了。」阿梅拉開了紗窗，將頭靠在窗臺上，懶懶地回：「沒關係啦，本來就是我的錯，硬是把你拉去爬樹。」「你真的要走了嗎？」「嗯。」「你爸爸還好嗎？」「應該還好吧，我媽說要轉院看看能不能不要截肢。」兩人同時望向那棵差點使她們友誼破裂的樟樹，沈默不語。片刻後，阿春突然緊握拳頭，哽咽地問：「阿梅，你還會回來嗎？」阿梅別過頭，說：「會吧。」而事實上，她也不清楚，甚至很茫然。

爾後幾經波折，阿梅的爸爸轉診到大大小小的醫院，終於找到一間南投的地區醫院願意試試看其他手術，才終於救回了左腿，只是往後走路將一跛一跛的。半年後，阿梅一家便在南投起了個麵攤，阿梅和哥哥每天早上上課前便幫忙備料，和媽媽將攤子推到路口，下課再趕緊到攤子清洗鍋碗瓢盆，盡力分擔，熬了幾個月才終於找到適合的店面承租。高中畢業後，阿梅在家附近的商店和速食店打了幾個工，之後就和熟識的朋友輾轉到了台中找工作。

一不留神，火車已經駛到林內車站，映入眼簾的藍天掛著絲綢般的白雲，「也許更高更遠的地方，不代表有更美的天空吧」阿梅苦笑，難道她從小到大追尋的即是原點嗎？她想起了小黑，小黑總是往最高的地方爬，會不會小黑也和她一樣嚮往的就是這般天空呢？隨意招了台計程車，不到十分鐘的車程，就可以看見前往「烏塗村」斑駁的路標矗立在路旁，阿梅請司機在廟埕前停車。

廟埕僅剩原來的一半，另一半翻修成了活動中心，不乏些老人坐在旁乘涼，卻不見任何小孩的身影。阿梅深吸了口氣，隨後四處晃了晃，事實上她也知道目的地在哪。

「你是阿梅嗎？」一聲詢問拉回了阿梅的思緒，眼前的女人眉眼酷似阿春，懷裡抱著強褓中的嬰兒，「你是阿秋？」阿梅也丟了一句疑問，「阿梅！真的是你！」阿春的大姊阿秋笑開了嘴說：「我好久沒看到你了！你又變更漂亮了！」阿梅有些害羞地用手順了順頭髮，接著問：「阿秋，阿春呢？她有回來嗎？」而阿秋的脸卻僵住了，面露出難色與遲疑說：「阿春……上個月難產走了。」阿梅呆呆地看著阿秋，在不敢置信之後，複雜的情緒填滿了胸腔，難以平復，她們許久說不出話，就這樣相望著，而阿秋懷裡的嬰兒突然哭了起來，「她前兩胎都是女兒，一直想生個兒子給夫家，但身體狀況差，就過不了這一關了。」阿秋嘆了口氣說，「超音波照到性別發現這胎還是女生，阿春堅持要生下來。」阿秋輕聲安撫嬰兒，又道：「這個小孩還在肚子裡的時候，她就指定小孩的名字要有個梅，說要跟你一樣，活得那麼漂亮。」阿秋的話就像一把利刃，一刀一刀割著阿梅的心，她在心裡吶喊著，太慢了，她太慢回來了，如果再早一步，她會叫阿春照顧好自己，她要跟阿春道歉，她應該常常回來陪伴她的，她要跟阿春道謝，謝謝阿春完整了她的童年。

從此，她的心少了一塊曠野，上面再沒有她以為過得很好的阿春。

待阿梅走到被雷劈過的那棵樟樹下時，太陽升到了正上方，樹木沒有影子，孤獨地站立著。她蹲了下來，看著初萌芽的嫩葉，生命生生不息，而萬物卻也終有結局。

阿梅脫下帆布鞋，打起赤腳，踮了踮樟樹的樹幹，接著一躍，踩在樹瘤上，這一次，她小心翼翼地踏著，如同變色龍的步伐，謹慎而緩慢，逐漸奔高，阿梅想著小黑，在馬達加斯加雨林裡的小黑會是如何？牠們也渴望著陽光，卻無法從黑暗中移步嗎？害怕遭到捕

食嗎？抑或是，在大自然裡，沒有暗處？

她需要水，需要太陽，需要馳騁在阡陌交織的野景。

揮著汗，阿梅終於抵達了最高點，光照下，她綻放地鮮豔而耀眼。

